

庚申年十月至
月 續止

第一集

筆記

劇談
說苑

梨園軼聞

(小隱)

佛門點元一劇情節頗甚曲折編排亦尚不惡惜爲秦腔戲昔響九霄以其戲擅長或云即九霄所編不知是否當時玉成班角色甚整黃月山張黑然皆一時之選不過張黑然武丑擅勝若此戲之飾和尙重在念唱則佻口爲病難爲曲諒也玉成停歇九霄輟業後之崔靈芝小馬五等唱戲亦尙可觀正樂社小科班亦常演此以趙鳳鳴飾和尙以沈三玉飾某武將以高月霞飾武將之婦搭配亦甚齊整尤以尙小雲飾和尙拾得之女爲最出色晒衣一場有大段西皮唱句審訊時復有唱句蓋由秦腔已改皮黃矣今小雲已享名而此戲竟不復演亦猶梅蘭芳之嘉興府近年從不一見也

百涼樓一劇爲黃月山最負盛名之戲終歲僅只一二演猶譚鑫培之珠簾寨連營寨也黃之白髮戲最佳演此戲唱作念打無不妙到毫釐與蓮花湖風凰山溪皇莊同爲黃胖之絕作雖譚鑫培亦不能不稍退讓其時以張黑飾蔣忠朱九飾明太祖金茂飾常遇春今之蔣忠多用淨色而張黑演之仍飾丑裝也

青裙就養溜濯足之事極和類今昔齊衰之異如此寫來
動人甚深桃花扇哀江南曲中云『眼兒他起朱樓眼兒
他宴賓客眼兒他松了』爲千古名句板橋紀事亦殊
遲之也

俞澹板橋雜記皆馨斐艷古今紀治游之善當以此
見此書之佳出於俞氏之才半而其時其人其事亦
在右足傳馬湘蘭李香君顧橫波柳如十玉京寇白門
董小宛任舉一人皆足傳之千古北甲之中曠代不可遇
者竟集於一門豈非異數其人既爲靈氣所鍾而遭遇之
人亦皆奇絕如侯雪苑龔芝麓錢牧齋吳梅村冒辟疆又
豈士人中所恒見洵可謂天造地設絕非偶然者也

妓奇客亦奇遭逢之時代又適爲兩朝禮代之際於是境
遇亦至離奇如香君之却權貴入教坊橫波之受榮封香
嬌位如是之勦殉難保遺孤玉京之感身世作女冠白門
則挾制保國小宛則身入宮禁皆小說絕好資料桃花扇
影梅庵嚶語絳雲樓俊遇梅村之女道士彈琴歌僅記其
一已膾炙人口況集爲一編益以澹心之才安得不爲名
作續板橋雜記徒效其體格而其人其事皆不足傳相差
奚啻霄壤

虞初新志爲筆記小說之選本集諸家著作之精華而聚於一編故文字絕美如六鐵椎之英姿颯爽小青之悱惻纏綿並求之聊齋中亦不可得他更無論小青一傳尤膾炙人口叙事既簡潔詩文亦佳絕句九首以西陵芳草冷雨敲窗及致某夫人絕命三首爲最佳致某夫人之書亦一往情深能令讀者駿鼻叙元夜看燈一節初言角彩尋歡纏綿徹曙繼以風流雲散寧復知有今日今昔盛衰之感不必刻意描繪躍然自見自叙身世一節語皆含蓄有味至後漁笛悲秋一段已下直是名文不得僅以小說目之矣

橫波小宛雖享盛名而以節稱者則惟香君然猶不如葛嫩之烈妓罵賊而死殆不可多觀孫克咸曰葛嫩嚼舌抗節先死大笑曰孫三今日登仙矣亦被殺夫婦二人皆於堅烈中露豪宕不羈之氣可謂奇人奇事也

板橋雜記不僅紀冶游也黍離之悲時復流露如紀徐青君代人受杖車滄桑之感慨乎言之又紀西魁官之簾謂張落拓偶於途中弄簾短茅屋中一老婦出而笑曰「此張魁之簾也」詢之則嫖名妓此與李師師白髮

太極常在目前者又言四人共肩一稻桶蓋由道統諧音其刻畫譏諷在隨處固甚用力然而反復閱之終覺不似小說惟末段云仙吏常見孔子釋迦老子雲中相遇一笑而過以寓不分畛域之意則甚微妙蓋以前之假設過於離奇而此則誠來似乎有其事也

袁子才崇尚詞章故子不語漢宋並嘲紀曉嵐爲漢學名家故閱微草堂筆話獨嘲宋學子不語之麒麟訟冤篇幅甚長閱微草堂則皆短篇然篇幅雖短而文字遠勝於袁諷刺之意不必明言自然顯露如紀一士人自言不畏鬼夜齋中忽窺外灘上聲問之答曰我二氣之良能也士人大駭又記兩生假宿寺中一宗陸王一慕程朱深夜辯論至一用武寺僧往視之兩生忽言宜息內爭先攻異端於是飽齋禿髮閱者至此未有不大笑者也

肇記自唐以後作者日多明清以降更有浩如烟海之感惟其中如紀述掌故風俗軼事學術之類皆不能列於小說然即以小說論亦非少數僅有清一代已不下百種惟作者雖多而佳者其勢聊齋閱微草堂以外如夜談隨錄夜雨秋燈錄蘭若館外史諧鐸右台仙館筆記茶餘客話翼駟稗編三異筆談等亦多爲人所稱道此外則佳著殆

狄氏刊聊齋志異宮夢弼一篇標爲柳和某君謂「此篇宮夢弼不過爲柳氏家計廢興之機括仙與不仙俱不必論通篇寓意全在描摹炎涼世態標題當爲柳和」此說亦頗有見地宮在此篇中無事跡而全文要旨實重在激厲世家中落之子弟標和爲中宮本爲寶固當以狄本爲是或謂留仙自言神仙此篇之宮以劉海石相類然此二者似不能並論也

袁子才負一時盛名所著子不語則沈悶無味反不如隨園詩話尙可作小說讀子不語體例類於閱微草堂筆記文格則遠遜間亦有類於聊齋志異者顯雖極力描摹而終不能引人入勝其弊由於假設之情太顯小說事蹟全係假設然作者須認爲實有其事描寫入微方能動人若作者先存一姑妄言之之心則閱者罕有穆然神往者矣子不語紀麒麟訟冤一則意在崇尚詩文而嘲諷漢學理學故首由麒麟控鄭康成謂妄言郊天用麒麟致麟族歲死其一又謂文王后妃無經注所言之多且譏其以赤標怒等爲天帝致上界不安於是上帝大怒別召理學家代之理學諸人有自稱常惺惺者有自稱活潑潑者有云

隨園詩話紀某氏徵詩題爲新婚韻有乖鼓埋等字以爲
奇特此不過韻奇耳如聊齋紀公孫九娘之新婚詩「羅
裳化作嗔與業果與露冷楓林」等語及「白楊風雨繞
孤墳與血腥猶染舊羅裙」等句真乃脫盡恒蹊聊齋紀
此篇竟何結局構想亦異贊語以脾鬲同物不能掬以相
示爲冤語尤沈痛殆別有所感者歟

聊齋散文人或以格調不高譏之雖不爲無見然實有警
策語至其四六則甚不佳統閱全書僅羅刹海市龍女一
書尙可讀他如馬介甫黃九郎兩篇之判語雖極意求工
而愈形卑弱顧此猶可謂出之遊戲而席方平傳中之冥
判胭脂傳中之判語及末篇北神對風姨檄文亦但見堆
砌之痕毫無名句人各有所不能此固不必爲留仙諱也
聊齋宮夢弼一篇世俗炎涼之態與夜談隨錄紀劉某
事用意結構頗相似惟劉爲及身恢復柳氏則在其子又
增以黃女之賢爲略異耳小說刺炎涼陋俗者多即聊齋
誌異中亦不惟宮夢弼一耳然構局謹嚴叙事栩栩欲活
則以一篇及胡四娘傳爲最佳柳和召黃氏翁媪至而辱
之雖未明言而事前之謀顯然如「用筆尤妙」

三妹所指似爲一人。不過事跡不同耳。呂曉村死於文字獄。呂有女習劍術。爲甘鳳池同學。翼翹稗編記甘與同學等七人共誅一惡僧。呂女亦與其列。其飄忽矯健不異聊齋之俠女也。俠女如指呂則所謂鬚髮交而血模糊者。當爲清世宗之首蓋呂氏之仇。惟清世宗也。清世宗之歿相傳頗奇異。鄂爾泰夜半被召。馬不及鞍而馳。其爲非常之變可知。或謂世宗歿失其首。卽呂女挾去云。

聊齋詞曲佳者。不僅黃昏卸得殘妝罷一曲。如宦娘傳中之惜餘春詞。彭海秋傳中薄倖郎曲。皆黃絹幼婦之辭。或以體格不高。譏之實非確論。如「漫說長宵似年儂。似一年比更猶少。過三更已是三年。更有何人。不老及人聲。遠馬聲。杳江天。高山日小。掉頭去不歸。空庭生白曉。」等句。淒麗纏綿。雖求之名家詞集。未可多覩也。

聊齋之詩以連瑣之「元夜淒風却側吹。流螢惹草復黏帷。」兩句爲最佳。僅十四字。讀之覺滿紙淒冷之狀。楊子畏所續兩句。但言翠袖單寒。月上之景而已。所謂幽情苦緒者。則未能寫出。迥不如原唱耳。食錄載某女子詩云。「棠梨花老杜鵑殘。玉簪淒涼翠袖單。不耐蕭蕭連夜雨。斷腸明月又添寒。」其情景殊不讓連瑣之作。

觀人中但此猶存爲可恨耳。麤嚴管勒令剃髮留髮辦也。次以董生曰：我不畏首而畏尾，可見矣。陸判之朱小明明，罵南京徵歌選舞，毫無人心，恨不易以慧心更其面目。爲烈皇計賊復仇，以驅胡虜也。故終以此刀宜贈渾也。渾之一體，顯首篇之有心無心作章法。此先生著書之本旨。餘時如春秋所云：名士美人分數類讀之可也。

聊齋寫嬰寧一篇，秀脫窠臼。自來寫美人之愁者，從無如是之奇目灼灼。似賊一語，尙覺尋常見子服愛花，遽謂喚老奴折一巨細，負送真堪絕倒。至論及夫妻之愛，謂不慣與生人睡，已爲妙到毫顛。乃更向其母云：「大哥欲我共寢。」作人真不知是何膽力。壽寇志寫陳麗卿，似亦脫胎於此，然未能如此忘形也。

弄小倩一篇，用意用筆均其精妙。然只是言財色不可貪耳。水莽草亦然。小說喻意過於顯明，反覺不耐咀嚼。如風陽士人則雖含戒妬戒淫之意，而筆致恟恍，令讀者如墜霧中。乃其神妙之至，撫琴一歌尤爲絕唱。

聊齋紀俠女，可謂極神龍天矯之至。俠女於願生似夫婦，非夫婦，其情感直在恒情以外。古今小說寫男女情愛，或離或合，變化甚多。如此篇已極愛，而終竟漠然無涉，實爲絕無僅有此篇所指。當實有其人，與兒女英雄傳之十

心以俟後之明。人尋賦也。無月無燈。夜自明。思則也。繼之以。隨人語復明也。畫壁而曰朱孝廉。恨宗室均作壁上。觀也。種梨者恨當時擁厚賞之大小。臣工當烈皇籌餉守城時。一毛不拔。李自成入都。刀鋸臨頭。則贖命不遑也。勞山道士結句云。額上墳起如巨卵焉。屬清制之頂戴也。長清僧者指順治也。起句八十結句。又云八十。順治十八年也。一則曰胡至此。再則曰胡至此。可見也。狐嫁女之末段云。世家朱姓。宴公命取金杯。曰金杯羽化矣。厲朱氏之金湯失守也。又曰狐能攝致而不敢終留者。望朱氏之失而復得也。嬌娜首言孔生。厲孔有德也。末言吳郎。家同日遭劫。一門俱歿。厲吳三桂之失敗也。姊姊亂吾種矣。句厲吳世璠之尙主也。妖術中之紙人土偶。木偶。厲三藩也。恨三藩如土木偶之不能成功也。葉生者。先生自厲也。成仙中之周生成生。及王成。寄宿於周氏。闕並儀賓字樣。接沖二篇。以成周作眼目者。周成。皇戚也。厲外戚不能保皇太子。不如一狐。尙能恤其後也。青鳳言太原耿氏。厲耿精忠也。畫皮開口。便言鬻妾朱門。厲宗室人才。美人面目。鬼怪也。腸其末句云。但覺心隱痛耳。破處。痂結如錢。謂心頭隱痛者。書鏡也。買兒中。有云微啓下裳。露其假尾。曰我輩混

能描出兩人當時情況留仙後紀狐夢一則云狐羨青風因欲列名聊齋傳中蓋亦自賞此篇之精美託爲狐言以贊之也

頃承陳君季濤投函釋聊齋志異起於考城隍之用意兼及首卷諸篇如長清僧指順治耿生與精忠孔生指有德等皆前人所未發陳君漢南宿儒精於醫理餘事爲此亦極新穎亦錄快活林以供同好 睿秋識

聊齋始於考城隍一人二人有心無心之語余於幼時初讀亦以爲疑後再讀之乃知松齡先生大有苦心松齡先生爲康熙辛卯歲貢於歲暮康熙五十年以年歲計之先牛當生於順治末年其時距明鼎革不過十餘年所見所聞必有其痛心者不然生當盛世又負奇才亦何必發憤著書而託於鬼狐耶自序不云平寄託如此亦足悲矣緣清初文字之獄周內鍛鍊爲千古所未有惟先生幸免者以筆墨在有無心之間也聊齋共十六卷首卷共十小篇此十小篇中爲全書之精華一腔孤憤厲言十九哭烈皇之殉社稷痛胡人之主中夏故闕宗明義即以考城隍名篇禮天子大蜡八水庸居七水隍也庸城也殆所謂城池之神也哭有明之領袖城池我漢人不能自丰爲絕大眼目也有心無心云云者明著書之本旨或有有心或無

狐之厲胡常無疑義惟蓮香傳中云有不害人之狐無不
害人之鬼則青狐較輕或謂狐指胡人鬼則指漢奸胡人
爲異族故比之於獸漢奸則本爲同類而異於人故比之
爲鬼蓋胡人與異族然有時尙易與而附外人以欺凌同
族者則無惡不作徵之明季各筆記所載大抵如是此說
亦其有理也

小說貴能得神雖描寫世間絕無之事亦須設身處地用
平淡之筆寫之庶閱者不覺其荒渺如聊齋睡人語一則
即爲合作目瞳化爲小人由鼻孔出可謂極妄誕之言然
自鼻中習習作窸曲曲寫來儼然實有其事閱者至此或
覺化身如豆出入鼻孔或覺冥然端坐有物在鼻中動作
絕不覺其事之妄誕又畫壁一則叙朱某身入畫中至其
出畫時其友但見朱俯首竚立壁上呼之始下此亦極奇
誕之事用平淡之筆寫之者若子不語所紀怪事極力刻
畫反覺無趣味

聊齋寫狐甚多而青鳳一傳爲最妙粉飾塗山外紀拍案
狂呼及狐叟化鬼來嚇則自塗墨於面灼灼相視可謂寫
盡狂生豪放不羈之情態至其後青鳳乞情時耿生謂一
聊齋死定不翻臉一鳳笑曰「忍哉」細膩風光之中更

子西湖主蓮花公主綠衣女竹青白秋練等自唐人諸傳
好言此類事跡後之效。踵接塗蔚爲大觀。聊齋則尤多
大抵人生不滿意者色財爲最求之不可得乃發幻想姑
作快意之談亦屠門大嚼之意也。

聊齋於上述諸端以外尙有特別注意之兩事即酒徒與
懼內者是也。其寫酒徒如八大王酒狂等皆用深惡痛絕
之筆自來文人多以縱酒爲雅人深致雖不善飲者亦裝
點門面惟留仙斥之不留餘地可謂惡酒最甚者也。其寫
懼內尤爲淋漓酣暢如馬介甫江城描畫有季常之癖者
深微入骨足供噴飯而邵女呂無病諸篇寫悍婦亦極得
神其他散見者亦頗多。留仙殆因於闖威者歟。

聊齋始考城隍一篇不知何意用筆雖極莊嚴而乏精
采所謂「一人一人有心無心」之名語細按之實不可解
狄氏近刊原本以續黃梁爲第一篇且易東鄰惡少爲北
鄰謂指明末清初事較爲有意但不知所據者爲何時刊
本金聖嘆改水滸輒言古本原本聊齋亦頗多刪改不知
確爲原本所無抑後人有所去取也。

聊齋於易代之感頗有流露處如書中之狐多託胡姓則

無餘味。人之情感重愁歎而輕歡愉。殊不可解。此義不獨詩歌爲然。小說亦如是。而閱微草堂筆記與聊齋志異之不同。亦在於此。蒲留仙明經不第。一生落拓。視其自序所述。可知故凡所紀纂。深寓感慨之意。或寫名士美人之厄。千古同情。或故作快心之言。聊抒憤懣。文格雖遜。感則深。若紀曉嵐則生當盛時。位列卿宰。雖曾遠戍烏魯木齊。而較之寒儒。直不可同年而語。筆記不過消遣之作。但供茶餘酒後之談。贊而已。宜不能與蒲氏並論也。

聊齋所紀大約可分數類。一寫士子不第。主司盲目爲寒儒吐氣者。如葉生。賈奉雉。于去惡。司文郎。素秋。三生。顏氏之類是也。一寫冤獄。斥有司之昏瞶者。如臙脂。席方平。冤獄。太原賭獄是也。一寫家庭之變。如曾友于。仇大娘。大男等是也。一寫物異。如石清虛。鴿異。促織等是也。一寫貧富炎涼之感。如窮措大。揚眉。如宮夢弼。胡四娘。鳳仙等是也。一寫英雄豪舉。如俠女。田七郎。崔猛等是也。

聊齋紀名士美人之遇合者。居十之六七。其中又可分數類。在人則有。黃雲精。菱角。玉桂庵。寄生。宦娘。阿繡等。在仙則有。織成。嫦娥。蕙芳。神女。雲羅公主。翩翩等。在鬼則有小謝。湘裙。錦瑟。呂無病。晚霞。巧娘。梅女。伍秋月等。在狐則有青鳳。嬰狶。辛十四娘。封三娘。鴉頭。紅玉。蓮香。鳳仙等。花木雖有。香玉。葛巾。黃英。荷花三娘子等。禽獸則有阿英。花姑

稍遜於昔。讀之如聽人閒談而已。不如前書感人之深。不知何故。意者前書爲研人一生聚精會神之作。後以此爲業。乃不免稍懈。歟。然於此更可悟。續作小說絕非易事。以研人之才。續自己之作。精神思想貫串一致。且爲逐段。敘事之作。猶不能圓轉如志。則對於古人名作。妄爲續貂者。安得不敗哉。

筆記小說中聊齋志異最爲膾炙人口。其聲價幾與水滸紅樓相等。或謂不若閱微草堂筆記。以文字簡潔論。紀氏誠高於蒲。留仙閱微草堂筆記。後附紀曉嵐之子所作數則。神韻直類聊齋。而比之乃父。則迥不如。以此可證。紀蒲之優劣。蓋明末文字格調本卑。留仙雖極意摹唐人雜記。終不能盡免積習。紀氏則生當雍乾學術昌明之時。既有本源。益以博覽。宜其澹雅絕倫。惟文字簡潔。不若紀而描寫人物事蹟之精神。則紀不如蒲。讀聊齋者於嬰寧青鳳仇大娘田七郎等諸名篇。如身入其境。隨文字爲悲歡。讀閱微學堂五種。則未能如是也。

少陵三別三吏諸詩。寫盡兵戈之苦。至今傳誦。感人甚深。而賈至岑參等早朝大明宮諸作。雖極富麗威嚴。一竟使

題以顯其能歟。苟少奶奶哭祭其夫。既畢謂「唱一齣戲出來也要聽戲的人懂得那唱戲的纔有精神有意思。戲臺下坐了一班又聰又瞎的他還儘坐在臺上拚命的唱不是個默子麼」數語沈痛非常。抉盡世情之苦。

怪現狀所寫諸人如侯制台爲張子洞。侯虎爲張彪。溫月江爲梁鼎芬。葉伯芬爲聶仲芳。趙嘯存爲邵小村。洪觀察爲洪述祖。華中堂爲榮祿。武香樓爲文芸閣。金姨太太爲盛氏。事大致皆可考。惟苟才竟不知爲何人。世如果有其人。醜態卑劣至此。何必獨諱其名。且作者似深惡其人。而待遇反似優於他人。亦可異也。

二十年目觀之怪現狀。以吳繼之等之商業失敗作結。全書雖逐段自爲起落。而「我」及吳氏之事則首尾一貫。以結構論。可謂無疵。其後我佛山人又著近十年目觀之怪現狀。備出二冊。至某魯撫之小姐夢幻止。作者遽歸道山。書遂未完。書中仍以「我」爲主。惟緣稱謂不使爲撰。

一名曰「余嗣爵」。蓋即余自稱之叶音也。此書於描摹

社會情狀。仍用諷刺之筆。讀世疾俗。較前益甚。然情神則

怪現狀全書結構皆仿儒林外史逐事自成段落但以「我」字貫串其間惟苟才之事則散見各篇與全書相終始而種種怪狀萃於一身寫其家庭則有悍婦肆虐妻妾鬻筵爭風賢婦動輒得咎寫其諱貧冒富則親戚充僕役租衣誤觸油團致人索賄寫其鑽營奔競則獻子婦爲撫院之妾寫其侵欺營私則被劾以後輸資六十萬猶以爲小事最後更寫其逆子上蒸庶母謀毒其父苟才於是乎以服非其藥致斃綜其一生之事殆無處非罪惡世界有其人乎抑作者憤世俗之澆漓故藉謬戾於斯人以寄其憤懣之感乎不可知已

怪現狀所紀半爲事實半爲歷來相傳之噫談而描摹烘染翦裁貫串極爲流動生色紀事不至枯澀轉述不落舊套洵稱能手至「忿深怨絕頓改堅貞」一回尤爲別開生面自來作小說者於所敬之女子絕不顯其敗節而此回寫苟少奶奶則終於再醮而又極貞賢用筆特異且曲曲寫來毫無牽強之跡無處不合乎情理作者殆故製難